

草原的春天,是被风唤醒的

□松和忠

那风,不再是冬日里裹着雪粒、刮得人脸颊生疼的凛冽寒刀,而是揣着一丝暖意,掠过苍茫旷野时,会卷起枯草下的一星湿软。风里有冻土解冻的腥气,有雪水渗进草根的清冽,还有远山上残雪消融的叮咚声,像谁在天地间敲着细碎的鼓点,一声声,敲醒了沉睡的草原。

最先听见这鼓点的,是深埋在土层下的芨芨草根。它们在黑暗里蛰伏了一冬,根须紧紧攥着泥土里最后一丝暖气,此刻被风带来的暖意一拂,便悄悄伸了个懒腰。嫩芽顶破冻得发脆的土层时,带着几分倔强的怯生,嫩黄的尖儿刚一探出头,就被乍暖还寒的风吻了吻,于是便更勇敢地舒展开来,一寸寸,染绿了褐色的草原。

在草原深处,住着牧民腾格尔一家。腾格尔的腰杆,被草原的风刮得有些弯了,但他的眼睛,依旧像草原的天空一样清亮。他总说,草原的春天,是有灵性的,你得蹲下来,贴着大地听,才能听见它的心跳。

开春的头几天,腾格尔总爱牵着他的老马“风之子”,在草原上慢慢走。“风之子”是匹枣红色的老马,蹄子踏过的地方,能看见雪水汇成的细流,顺着车辙印蜿蜒,像一条亮晶晶的带子。腾格尔的鞭子从不抽打马,只是偶尔在空中甩个清脆的响,惊起几只躲在枯草里的麻雀。那些小生灵扑棱棱飞起来,落在不远处头的电线杆上,叽叽喳喳地叫着,像是在讨论着这场迟来的春。

腾格尔的小孙子阿古拉,总爱跟在他身后跑。阿古拉才7岁,脸蛋被草原的风吹得红扑扑的,像熟透的小苹果。他不明白爷爷为什么总对着一片枯黄的草地发呆,便扯着爷爷的衣角问:“爷爷,春天在哪里呀?我怎么看不见?”

腾格尔蹲下来,指着脚下的一片草地,让阿古拉俯下身去看。阿古拉趴在草地上,鼻尖几乎要碰到泥土,这才看见,在枯黄的草茎之间,有无数嫩黄的草芽,正顶着薄薄的霜,怯生生地望着天空。腾格尔的声音带着笑意,“你看,春天就在这儿,它像个害羞的小姑娘,不敢一下子跑出来。”

阿古拉的眼睛亮了。他蹦蹦跳跳地在草原上跑着,一边跑,一边喊:“我看见春天啦!春天在这里!”他的声音惊飞了草丛里的一只野兔,那灰棕色的小家伙,箭一样窜出去,身后扬起一阵细碎的尘土。阿古拉追着野兔跑,跑累了,就躺在

刚刚泛绿的草地上,看着天上的云。那些云,像草原上的羊群,慢悠悠地飘着,飘着飘着,就变成了马的形状,变成了鹰的形状,变成了阿古拉梦里的小毡房。

草原的春天,来得慢,却来得扎实。雪水还在山涧里叮咚作响,溪边的马嘶草,就悄悄抽出了狭长的叶片。马嘶草是草原上较坚韧的植物,它的叶子像利剑,能刺破寒冬的最后一层铠甲。



草原晨曦 李昊天 摄

没过多久,溪边就开满了淡紫色的马兰花,像一串串小小的铃铛,风一吹,就摇出满溪的清香。

候鸟也回来了。它们排着整齐的人字队形,从遥远的南方飞来,翅膀掠过草原的天空时,发出清脆的鸣叫。那些鸣叫,落在草原上,落在毡房的炊烟里,落在阿古拉的梦里,变成了春天的歌谣。腾格尔说,这些候鸟,是草原的信使,它们每年都会来,告诉草原,冬天走了,春天来了。

毡房里,腾格尔的妻子其其格,正忙着熬奶茶。奶茶的香气,混着酥油的味道,从毡房的天窗飘出去,飘到草原上,飘到风里,让整个草原都变得暖洋洋的。其其格的手,像草原的泥土一样粗糙,却也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温暖。她揉着面团,准备做阿古拉最爱吃的饅头。面团在她的手里,变成了圆圆的、暖暖的形状,像草原上的向日葵。

阿古拉喜欢帮奶奶烧火。他蹲在火

炉边,看着火苗舔着锅底,听着锅里的奶茶咕嘟咕嘟响,心里觉得特别幸福。奶奶会时不时地塞给他一块奶糖,奶糖的甜味,在他的嘴里化开,像草原的春天一样甜。

一天,阿古拉在草原上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鹰。小鹰的翅膀被树枝划破了,流着血,奄奄一息地躺在草丛里。阿古拉小心翼翼地把它抱起来,跑回毡房。

阿古拉点点头,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。那眼泪,是咸的,也是甜的。他知道,“追风”会记得这片草原,记得毡房里的奶茶香,记得他和爷爷的模样。

草原的春天,就这样一天天热闹起来。毡房的炊烟,在蓝天下袅袅升起;牧民的歌声,在旷野上久久回荡;牛羊的叫声,在草丛里此起彼伏;候鸟的鸣叫,在天空中清脆嘹亮。草长莺飞,花开花落,草原的春天,像一首写不完的诗,像一个讲不完的故事。

腾格尔说,草原的春天,是生命的轮回。每一年,草会枯,雪会下,风会吹,但每一年,草也会绿,花也会开,候鸟也会回来。这是草原的规律,也是生命的规律。

阿古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他看着眼前的草原,看着那片无边无际的绿,看着天上的云,看着远方的山,忽然觉得,自己就是这片草原的一部分。他的血脉里,流淌着草原的风,流淌着草原的水,流淌着草原的春天。

夕阳西下,草原被染成了金色。腾格尔牵着阿古拉的手,慢慢走回毡房。“风之子”跟在他们身后,蹄子踏在草地上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炊烟在毡房上空飘着,奶茶的香气,混着野花的清香,在风里弥漫。

阿古拉回头望了望草原,望了望天空。他知道,“追风”一定在某个地方,看着这片草原,看着这个春天。他也知道,明年的春天,“追风”会回来,草会更绿,花会更艳,草原的故事,也会继续讲下去。

草原的春天,是一个长长的故事。它藏在草芽的倔强里,藏在溪水的叮咚里,藏在候鸟的鸣叫里,藏在牧民的歌声里,藏在阿古拉的梦里。这个故事,没有开头,也没有结尾,它像草原上的风,永远吹着,像草原上的水,永远流着,像草原上的太阳,永远照耀着这片土地,照耀着生生不息的生命。

“追风”的翅膀,终于痊愈了。腾格尔

黄河畔

□张瑞秀

名颇有来历,因这片河湾地势平缓,可引黄河之水灌溉岸边田地,田垄丰饶,作物繁茂,故而得名。这里曾是黄河清水河县段的十四个渡口之一,是当年南北货物转运、人畜往来的重要枢纽。这片承载着岁月记忆的河湾沃土,并非天然形成。20世纪70年代,乡亲们肩挑手扛、一锹一镐,顺着河势筑堤围田,将荒滩开垦为良田……

我们踏着青草向河湾深处走去,河岸当年河拱的残垣断壁依稀可辨,那是黄河水千百次冲刷后留下的斑驳印记。往年被黄河水长久浸润的河床,正顺着退去的水线渐次裸露,像是大地缓缓展开的泛黄卷轴。赭黄色的沙层龟裂如龟背,被阳光晒得温热,踩上去硬实中带着些许弹性。几丛蒺藜草根在沙砾缝隙中,苍劲的绿透着勃勃生机。

阳光斜斜地洒在裸露的河床上,沙土层与草木都浸着一层柔暖的光,微风拂过,混着几分河泥的腥鲜。那些裸露的痕迹、残存的物件,都在无声诉说着当

年渡口的喧嚣、田垄的生机,以及这片土地上曾经的烟火与繁华。

我在想,黄河夹带着黄土高原的细腻黏土,在河湾处层层沉积,历经岁月淘洗,滤去粗砾,留下的想必是质地均匀、黏性适中的优质陶土。这般得天独厚、自然馈赠,古人怎会视而不见?或许当年渡口的商船中,除了运人的货物,便有不少是本地窑口烧制的陶瓷,碗碟、陶罐、瓦盆,带着黄河泥土的温润底色,顺着河水运往四方。再看这河湾周边的土地,表层是疏松的沙砾,往下深挖,说不定便是藏着细腻的黏土矿层,恰是烧制陶瓷的绝佳原料。当年窑工们或许就是从这黄河滩涂取土,捣碎、筛滤、揉炼,再经烈火煅烧,让黄河的泥沙在窑火中蜕变为温润坚韧的陶瓷,既融入了生活烟火,也成了渡口贸易中亮眼的风物。

行走在黄河边,风裹着水汽扑面而来。此时的黄河水正裹着泥沙,浑浊如浆,翻卷着一个个暗涌的漩涡,浩浩荡荡

带着阿古拉,来到草原最高的山坡上。阿古拉把“追风”捧在手里,轻轻一抛。追风展开翅膀,在空中盘旋了一圈,发出一声清脆的鸣叫,然后,朝着远方飞去。阿古拉仰着头,看着“追风”的身影,越来越小,直到变成一个黑点,消失在蓝天里。

“它会回来的。”腾格尔拍了拍阿古拉的肩膀。

阿古拉点点头,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。那眼泪,是咸的,也是甜的。他知道,“追风”会记得这片草原,记得毡房里的奶茶香,记得他和爷爷的模样。

草原的春天,就这样一天天热闹起来。毡房的炊烟,在蓝天下袅袅升起;牧民的歌声,在旷野上久久回荡;牛羊的叫声,在草丛里此起彼伏;候鸟的鸣叫,在天空中清脆嘹亮。草长莺飞,花开花落,草原的春天,像一首写不完的诗,像一个讲不完的故事。

腾格尔说,草原的春天,是生命的轮回。每一年,草会枯,雪会下,风会吹,但每一年,草也会绿,花也会开,候鸟也会回来。这是草原的规律,也是生命的规律。

阿古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他看着眼前的草原,看着那片无边无际的绿,看着天上的云,看着远方的山,忽然觉得,自己就是这片草原的一部分。他的血脉里,流淌着草原的风,流淌着草原的水,流淌着草原的春天。

夕阳西下,草原被染成了金色。腾格尔牵着阿古拉的手,慢慢走回毡房。“风之子”跟在他们身后,蹄子踏在草地上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炊烟在毡房上空飘着,奶茶的香气,混着野花的清香,在风里弥漫。

阿古拉回头望了望草原,望了望天空。他知道,“追风”一定在某个地方,看着这片草原,看着这个春天。他也知道,明年的春天,“追风”会回来,草会更绿,花会更艳,草原的故事,也会继续讲下去。

草原的春天,是一个长长的故事。它藏在草芽的倔强里,藏在溪水的叮咚里,藏在候鸟的鸣叫里,藏在牧民的歌声里,藏在阿古拉的梦里。这个故事,没有开头,也没有结尾,它像草原上的风,永远吹着,像草原上的水,永远流着,像草原上的太阳,永远照耀着这片土地,照耀着生生不息的生命。

心怀絮语

向前奔涌。水面上泛起粼粼波光,被风一吹,碎成万千金片,恍惚间,竟与古籍里“大河汤汤,其水泱泱”的自然壮景重叠。

日暮时分,天边晕开一片温柔的橘红,将远处的河床染得暖意融融。

远远望见男主人在院中,身上那件橘色上衣在暮色里格外鲜亮。他身形清瘦,脊背直挺如松,藏着经风历雨的韧劲。满脸深浅不一的褶皱,像是被黄河的风一遍遍摩挲、被岁月的霜一层层浸染后细细刻下的,每一道沟壑里,都藏着说不尽的人间故事与故土深情。

见我们折返,他立刻笑着迎了上来。他叫李在河,打记事起就没离开过这片黄河滋养的土地。“先前园湾子的人大多迁去了黄榆树塔村,那儿砖瓦房宽敞整洁,出门就是柏油路。”他抬手抹了把脸,望向黄河,眼神柔和。他说:“我可不想离开这里。离黄河近些,心里才踏实。”

温润的晚风徐徐吹过,他橘色的衣角在风中轻轻晃动。脸上的皱纹在暮色里愈发柔和,每一道纹路都盛着岁月的沉淀,盛着对这片土地的热望。远处的黄河,涛声依旧,像是在诉说千年沧桑。此刻,心底涌起的温暖与感动,如同黄河不息的涛声,久久萦绕,未曾散去。

乡土炊烟

新年的轮廓已被晨光擦亮。听,马蹄声从天边传来,当数字在电子屏上静默更替,新春踏着纷扬的时空碎雪,以不容分说的姿态奔涌而来。

生肖轮回的主角又将是马。马代表着“在路上”的状态,裹挟着对远方的向往,洋溢着对速度的热忱。这种精神内核尤为珍贵,启示我们在信息爆炸、节奏飞快的今天,我们既要有“千里马”的冲刺魄力,勇于创新突破,也要有“老马识途”的沉稳智慧,坚守初心。

在中国人的记忆里,“红”始终是节日的底色。但今日之红,早已不是简单的色彩堆砌,而是文化自信的流动表达。它是街巷中智能灯笼汇成的光谱河流,是电子春联上自定义的繁华诗意,是深夜里于屏幕绽开的虚拟焰火。中国结的线条被数字重新编码,在光影中解构又重组,一如这个时代,古老符号与赛博空间悄然握手,传统在数字流中完成一场静默的“破圈”。这特殊的仪式感提醒着我们,永远需要用现实的烟火气来锚定情感的重量。

远处,一对身着红色羽绒服的“情侣”手持糖葫芦笑语盈盈,走近才见,这是一对银发夫妻,笑纹里泊着半个世纪的光。

“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”,旋律如雾浮起,但伤感并非唯一的解码。若问时间去了何处,它并未消失,而是沉淀为阅历,转化为生命经验的加密存档。老话说“光阴似箭催人老,日月如梭赶少年”,不如将这轮回的节点,视为一次“缓存清理”与“能量刷新”,在时光的立体维度中,重塑自我。

对游子而言,春运车票是价值连城的思念与牵挂,是年度最珍贵的“反向迁徙”。家乡这个充满张力的词汇,既是出发点,也是目的地。我们或许曾因为梦想或生计,被生活

的洪流推向远方,但家乡那“一眼望到你骨头里”的亲情,始终是一种无协议的实时定位,沉默而顽固地记着你的踪迹。归来吧,无论乘坐高铁追风逐电,抑或自驾千里奔驰,让行程穿越山海,赴一场不无理由的团聚。手中的礼物或许珍贵,却装着一整年的季风,裹着陌生城市星光……

新春将至,各式祝福如潮涌来,漂亮的排比固然热闹,却不如一份平衡与舒展来得珍贵。最深的祝愿,往往朴素如大地。梦想的落脚,不是避开所有风雨,而是在风雨中仍能保持内心的秩序与节奏。所谓心想事成,也并非按剧本逐页推进,而是心里有光,便足以照亮前行的路。

2026丙午马年,既有风驰电掣的速度,亦需稳健从容的定力。让我们抖擞精神,在时间的草原上,跨上时光之马,蹄下生风,眼里有火,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星辰大海。

年轮絮语

□陈小秋

新春将至,各式祝福如潮涌来,漂亮的排比固然热闹,却不如一份平衡与舒展来得珍贵。最深的祝愿,往往朴素如大地。梦想的落脚,不是避开所有风雨,而是在风雨中仍能保持内心的秩序与节奏。所谓心想事成,也并非按剧本逐页推进,而是心里有光,便足以照亮前行的路。

2026丙午马年,既有风驰电掣的速度,亦需稳健从容的定力。让我们抖擞精神,在时间的草原上,跨上时光之马,蹄下生风,眼里有火,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星辰大海。

心语入弦

团圆(组诗)

□闫相达

我们把纸鸢交给浩荡东风
交给整个温软的春天

千程路远,风雨跋涉,你一路积攒的疲惫轻轻摘下,挂在门后的钩子上
团圆的圆是方寸间临时的星球
几双筷子绕着温热烟火走各自的轨道

一夜落雪,街巷院墙均被填满了
所有奔波的风尘埋在件件松垮的旧衫里
暖阳温柔地替你掸去霜寒
换上熨帖的安康和崭新衣服

山河酝酿许久,积攒了一整年的温柔
化作一场盛大的团圆,郑重地递向人间

寰宇之内,万籁俱寂
静静立在亭柱之上,在雪霁时分
园林特意留一方祈愿绵绵的留白
落雪把世间所有颜色悉数收回

雪把莽莽人间尽数删繁就简
远山的炊烟道劲又温热
黑褐色脊线一寸寸向着人间烟火蜿蜒攀缘
烟火簇着暖意升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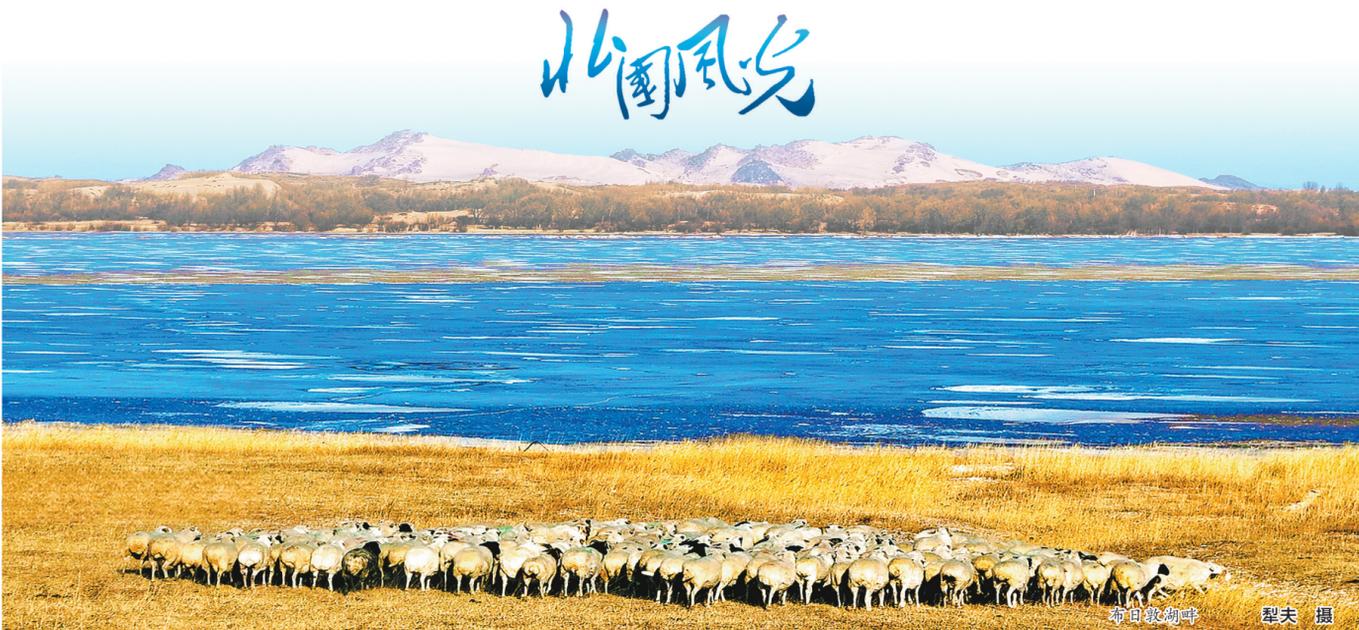
在团圆的归途上,你不必在寒风里言说
半分心意,梅蕊凝着的清冽暗香
早已替你向山河郑重递交了满含赤诚的名帖
你把一整年行路的崎岖
与颠簸都妥帖珍藏,换来了坦荡
还有人间团圆的万般安然
此刻雪霁,春风温柔,福字高高悬起,
期许都随春风生长。

我期待的从来不是雪,是雪霁之后
山河向暖,是烟火款款,替我把“归来”二字
写在每一扇窗玻璃上,连泪滴的工夫都省下
是此处团圆此处春
即便来路坦荡去路仍长……

我期待的从来不是雪
让期许疯长的红纸屑,爆竹预告着东风
我一时失语——原来素净也可以如此陌生

父亲第一次把老花镜递给我
你替我看远方,那场景何其相像
我期待人间晴朗

诗星空



布日敦胡拜 犁夫 摄